

艺术不只审美 更有人性光辉



《细读文艺复兴》
杨好
作家出版社

这本书的题眼直切“文艺复兴”，却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知识输出型”的著作。对于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艺术，杨好在书写时始终保持着本能的警惕，生怕掉进巨大的知识和逻辑“陷阱”，从而失去感官能力。

作为细致研究文艺复兴的年轻学者，杨好本身拥有“文艺复兴人”式的跨界背景——她学习了一圈电影、语言、文学，才绕回到艺术史和文化

推介领域。所以，在这本《细读文艺复兴》里，她似乎更愿意讲述关于时代的故事和人性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告诉读者画里有什么。

面对一件静态的艺术作品，比之“解读”、“讲解”、“描述”、“描绘”，杨好更偏爱“叙事”，倒不是为了刻意求新求奇，也不是为了空泛地增加语言的动感，而是希望为已成历史的艺术品赋予穿透时空的力量。她还

一拆解着《阿尔诺菲尼夫妇像》里墙上的挂饰、吊灯、画中人的服饰等等，这些视觉细节的可能含义；她试图通过镜子的意义窥探乔凡尼·贝利尼《持镜女子像》中的神秘女子究竟是谁；她充满感情地讲述提香与自己两任哈布斯堡的赞助人相识交往的故事，那是因为她想呈现一个更为复杂的提香。

一直以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要么作为知识考古而存在，要么作为经典艺术史而存在，而杨好却说“文艺复兴既不神圣，也不世俗”。这可能和她的多学科背景有关，也可能因为她自己就收藏着丢勒、勃鲁盖尔等古典大师的原作，从而可以以一种冷静的状态面对艺术品和艺术史。

《细读文艺复兴》并没有想呈现文艺复兴艺术史的全貌，这本书是关于“时代精神”的。书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被挑选出来的，都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意愿。杨好时不时抛出似乎不是一部艺术史该有的语句：“他的名字不为艺术家的骄傲而铭刻，而是为末日救赎而献祭”；“人类诞生之时，也孕育了人类堕落与毁灭的命运”；“提香之于我，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并不是因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因为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属于艺术家的词汇精准地形容他”……这些语句在书中具有强烈的间离作用，时不时以一种低吟的自白，交叉在读者对于这类书惯常的知识性攫取中，显得异样却出奇得真挚。

于是，我们似乎看到杨好写下《细读文艺复兴》的某种自知和野心。她在前言里不断表示，这本书并未达到自己所期待的最完美形态，她真诚地告诫读者对于“常识化”的警惕——她不希望这本书是一本艺术

的常识，她害怕在自己的讲述中文艺复兴失去了现代性。她希望创造一个与当下相关的文艺复兴，而不仅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

杨好表达了她对于一些“伟大艺术家”的态度，包括达·芬奇、贝利尼、勃鲁盖尔等人，她毫不掩饰自己偏爱乔尔乔内和提香。在评价艺术家时，她首先肯定的是艺术家身上的世俗性，而不是他们显耀的头衔。她不断地回归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重复艺术家身上强烈的世俗野心，她没有把艺术本身作为膜拜的对象，而是透过艺术家，直抵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的“时代精神”，正是时代精神的存在，才让艺术变得永恒和从不重复。

也许杨好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史的专业学者，她更乐于以鉴赏者的身份和对知识无尽的挖掘整理热情，来做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正因如此，她可以跳脱艺术的自我欣赏去剖析艺术之谜，也可以打通其他领域来感受艺术家微妙而丰富的情感。所以，《细读文艺复兴》里的“文艺复兴”是再次被创造的概念，既有历史的遗迹，也有充满生命力的活体，从而让我们无限地贴近一个已经在时间长河里消逝，却又留下巨大踪迹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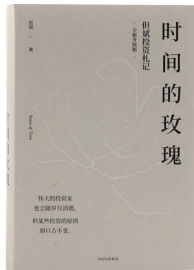
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背景的勾勒，杨好告诉我们，艺术生产并非源于创作冲动，而是源于审美的社会需求，从而折射出艺术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社会土壤，艺术品的内涵关联着时代精神。而艺术品背后隐藏的种种故事，告诉我们艺术不只是一种物质审美，更重要的是其蕴藏着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永恒不灭。

(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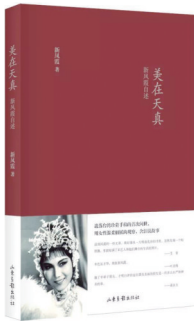
《重返狼群》
作者:李微漪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重返狼群》是中国原创小说领域的一部独特的经典作品，这部震撼心灵的人狼传奇，探讨人类与动物相处、生态环境保护、爱和自由等话题。



《时间的玫瑰》
作者:但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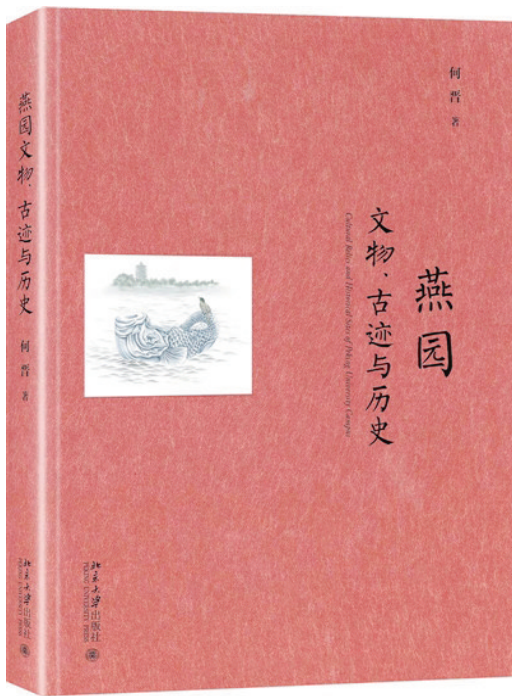
本书分“时间的玫瑰”、“投资札记”、“投资可以看得久远”、“东方港湾与私募基金的未来”、“找寻巴菲特的足迹——带一双眼睛去美国”5篇，通过大量的事例和理性的分析，阐释了股市投资的本质和原则，提供了价值投资的具体方法及作者对股市投资的详细、实用的案例分析。



《美在天真:新凤霞自述》
作者:新凤霞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为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塑造了评剧舞台上众多的经典形象，被誉为“评剧皇后”。在这部作品中，她用清丽脱俗的笔触记录过往，还原旧社会实况，讲述从艺经历，回忆与“戏剧神童”吴祖光相爱的细节，读者可从中领略到新凤霞的美人芳华与艺术人生。

从文物古迹里打捞失落的历史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
何晋
北京大学出版社

燕园,指的是现在北京大学校园所在地,因为这里以前是燕京大学,故由此得名。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旧址迁到西郊燕园,与燕京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北大。

因燕大和北大学人辈出,数十年来,讲述燕园的书籍为数众多。如侯任之的《燕园史话》,苏勇、樊竞的《燕园史话》,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舒衡哲的《鸣鹤园》,方拥主编的《藏

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等。

有人说,北京大学约7000亩土地上的建筑与古迹历史已经被发掘殆尽。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晋的《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出版后,首先让人担心的是,它是否在“炒冷饭”,或者仅仅是将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不过,打开书本之后,读者的顾虑就可以打消了。研究古迹文物的就如同研究历史,对于一个话题,任前辈有多少研究成果,但总是

能在细节之处寻找到未贴合的缝隙。

建筑和文物古迹虽然无法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变,但与之发生关系的人事却不断更迭,不断有新的记忆叠加其上。如果说此前有关“燕园”的书籍发掘的是历史记忆,那么这本书就可以看成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该书介绍了北大校园里的“淑春园”“静园”“燕南园”“勺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畅春园”和“承泽园”。如果将这本书的目录与侯任之的经典作品《燕园史话》作对比,会发现二者从目录上来看大体一样,互有涵盖。不过,何晋关注更多的是园林里那些鲜有人注意的古迹和文物细节。

比如,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很多人来北大参观,必然会与西门上悬挂的“北京大学”牌匾合影。对于门口矗立的石狮,往往会一扫而过,毕竟,几乎所有深宅大院的王府门口都有类似的石狮。但是,作者却钩沉了这两尊石狮的前世今生。这两尊石狮原为燕大在1924年花费700银元从民间购得,左雄右雌,石狮的基座是典型的四方束腰须弥座。须弥座的构成又分为“上枋”、“上枭”、“束腰”等七个部分。北大校园内虽然还有不少其他的石狮,但无论大小还是精致程度,都不如这一对。

除了注重讲述文物细节外,作者更加注意将校园中许多文物建立横向联系。比如,在写三孔圆券石拱桥的时候,作者着重分析了中券的“蚣蝱”设计。“蚣蝱”为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其余的还有椒图、螭吻、狻猊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装饰中最常见的元素。在北大校园里,除了“蚣蝱”之外,在其他地方,如西校门的门环上、才斋的房顶上、抗爱碑的石座底部等,也可以看到其他龙之子的形象。这一分析,可以让读者了解到北

大校园文物古迹在空间上的联系,从而更加完整地体会到文物古迹的装饰之美。

众所周知,“燕园”里的很多地方曾是清朝王公贵族的王府,有些则是以前圆明园、皇家园林府所在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之后,这些园林焚毁殆尽。不过,劫后余生的很多文物遗迹却仍旧保留在燕园内。其中,有些因为后来者的疏忽,造成了无法改变的差错。

在淑春园内的校友桥和办公楼之间,有一对气势恢宏的华表。这对华表原来是圆明园安佑宫门外的遗物,华表原有五根,1925年燕大建校的时候,有三根运至燕园。后来,燕园中的一根和另一根,被安置在了今天北海之西国家图书馆分馆门前。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燕大管理者因为没有仔细甄别华表装饰的细节,导致将成对的两根华表中的一根送了出去。现在,燕园内的两根华表和国家图书馆分馆门前的华表都不是真正“成对”的。

燕园不同于文物博物馆,除了有北大的学生穿梭其中之外,每天也会迎来为数众多的旅游者。文物的保护就成为现在北大管理者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之一。此前,因为保护不善,有些建筑已遭破坏。如未名湖畔的石舫,因为岁月久远,再加上游人驻足和冬季冰冻膨胀,在2009年春节期间突然坍塌;未名湖南岸的慈济寺山门,遭到游客的涂鸦;临湖轩院内的一件汉白玉鱼洗在2008年被盗。

作为北大校园内的一分子,作者在最后呼吁,校方在维护校园环境与秩序之外,“让燕园的文物古迹免遭盗窃、破坏,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校方自身在校园的拆除、扩建中,也应有长远眼光,充分考虑到对相关文物、古迹的保护,对历史多一份尊重。”

(来源:新华读书)